

冬日闲适(三题)

路来森(山东)

得是如此的灿烂,如此的芬芳。

品茶,是一种生活,也是一种修养,一种境界,雪天品茶,境界自高。境界自高,高在冷暖交融,高在色色分明,高在思绪纵横驰骋。边品边思,沉浸其中,悠然神往。俗事俗情,皆在那“神往”中,得以净化;忧愁烦恼,皆在那“神往”中,涣然散去;而爱情亲情友情,则在那“神往”中,得以强化、醇化,竟至于一往情深,潸然泪下。

一啜一饮,茶在口中,思在脑中,情在心中;茶事,亦人事也。雪天煮茶,快意事,赏心事也。

/ 临窗读画 /

我不画画,却喜欢读画。

读画,我喜欢临窗,窗明几净,画,也读得清明。冬日里,室外天寒地冻,室内温暖如春,最是适合临窗读画了。

摊开一本画册,你摊开的就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世界。一页一页地翻着,画面好,感觉更好。尤其是那些古代的文人画,真是文气郁郁,扑面都是古风,都是文人的学养和灵性。

“宋人小品”,一花一鸟,一草一树,一丘一壑,俱是那么精致、生动、传神。见得出来宋代的文化氛围,见得出来宋人的生活节奏。彼时,文人的生活节奏,一定很慢,很从容,要不,那花那鸟,怎就画得如此细腻而生动呢?花,在你的注视下,正缓缓绽放;鸟,在你的凝目下,正呢喃低语,或者欲振翅飞翔。一切,都是“静中寓动”,若非有一种从容和宁静的力量,又怎会如此?

山水画,是我的最爱。读山水画,是典型的“卧游”。

山水画,我最喜欢石涛。石涛的山水画,我用三个字概括之:阔、精、雅。阔,是阔大、阔达,有一

种豪迈之气;精,是精致,大背景下的一山一石,一草一木,一鸟一虫,都见功夫,绝无粗疏之感;雅,是有文气,不是靠画技而成功,而是画技后面,有丰厚的文化积淀作为支撑,文气沛然,一派潇洒风神。与之同时代的八大山人,也画山水,但每读之,总觉得八大山人的山水,有一种“瘀滞”之气,缺乏大场面,大气派。八大心中有“郁气”,故尔,其山水,也难畅达。

我到底还是喜欢石涛。临窗读石涛,一山一水,山山水水,都有一种“轻飏”之感,画面美,读之,人心亦爽,亦美。

/ 野步黄昏 /

夕阳淡淡,淡若薄金。暮气融融,亦觉大好。

田野行走,满目荒凉。岭丘峻嶒,枯草一地。踽踽而行,脚步如

这个冬日一样滞涩、缓慢。野地背阴处,残雪片片,如白云降落地面,残损了容颜。雪片,在黄昏中,变红,变紫,变得惆怅迷离。

花枝搭搭,也是一种美。爬上一座小丘,登高望远,心地廓然,辽然。山上,树木皆枯,枝如刀剑,刺向红蓝的天空。晚霞在枝条上流溢,浅浅淡淡的一种燃烧,也叫人觉得美。

群雀,栖落树枝,乍然而来,霍然而去,匆匆,如冬日的一阵风。举目而望,虽非“归鸿”,却也生一份灵动、飞扬的欢喜。

一个人,缓缓地走着,萧寒中,有一种莫名的寂寥;寂寥中,又透出丝丝的莫名的欢喜。欢喜何在?身悠游,心悠游,便觉得自己,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自在的人。生命之可贵,贵在自由,自在。

野步黄昏,一颗逍遥心,一个逍遥人。



寒夜长,灯火亲

马俊(河北)

我上小学的时候,家里住的还是那种很低矮的房子。房子是木格窗的,窗子上面糊着白纸。冬天的时候,北风打着尖利的呼啸,吹得纸窗“呼啦啦”作响。那时候家里经常停电,我们经常要点一盏昏黄的煤油灯。简陋的屋子,煤油灯散发着泛黄的光芒,色调虽然昏暗,但足够温馨。

天寒地冻,冬夜漫漫,日子显得有点难熬。不过,父亲每天晚上都会安排我们做点活。有时搓玉米粒,就是把玉米棒子上的玉米粒用手搓下来。那时候没有机器,一切都是手工来做。或者剥花生仁,家里的花生丰收了,需要卖掉一部分。父亲发现花生仁比较好卖,就让我们提前剥出来,他再带到城里卖。还有一年冬天,母亲从邻村找来糊纸盒的活计,到了晚上就招呼一家人糊纸盒,这样来挣点小钱补贴家用。

寒夜深沉,炉火就在不远的旁边。虽然烧得很旺,因为屋子漏风,还是显得有些冷。母亲说:“干活啦,干活啦,干起活来就不觉得冷了!”她一边说着,一边把凳子摆好。我们围坐在一圈,中间摆着要做的活计。父亲收拾着“场地”,仿佛摆开阵势一般。母亲手脚麻利,一会儿工夫就糊了一堆纸盒。我和哥哥也赶紧凑过来,加入到劳动之中。

我们一边干活,一边聊天。那时候没有电视,聊天聊得无话可说的时候,我们最好的娱乐活动就是讲故事。母亲最喜欢讲牛郎织女之类的故事,父亲则把从收音机里听来的《三侠五义》或者《水浒传》的故事讲给我们听。我们家的人性格都属于比较安静的,所以屋里的氛围始终是平和的。夜色深深,父亲和母亲的话语声缓缓流淌着。我和哥哥听到开心处,也会开怀大笑起来,小屋里稍稍热闹了起来。不过很快,屋子里又安静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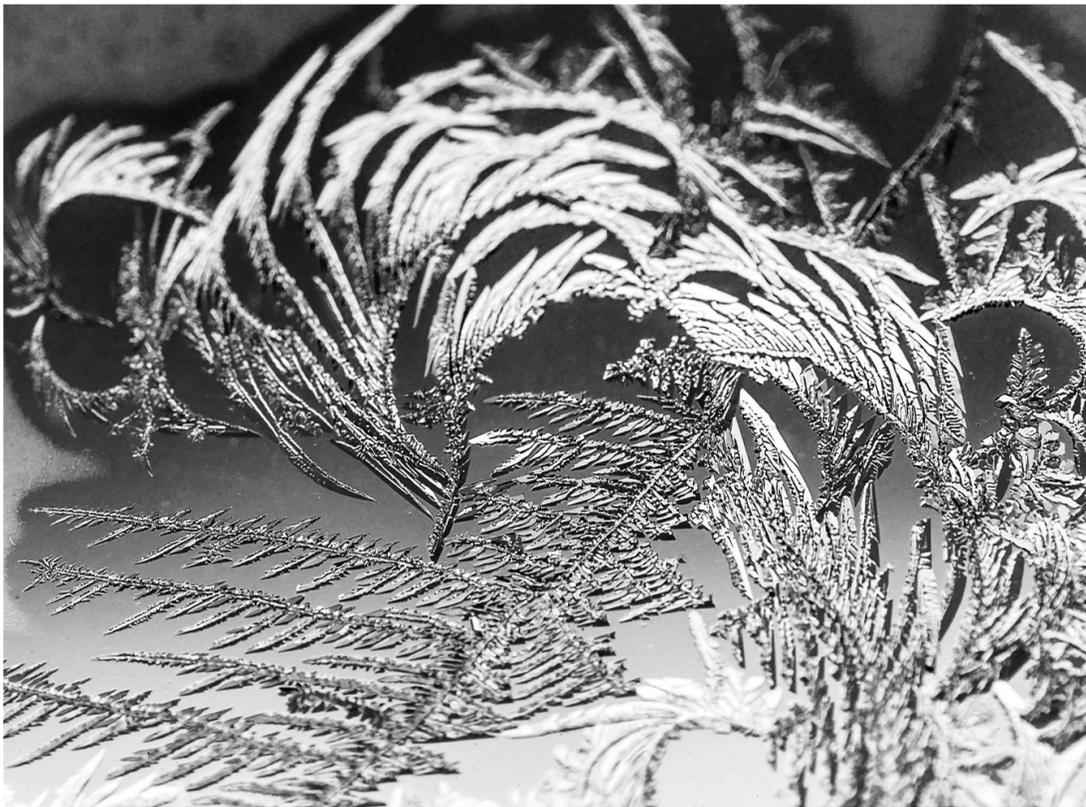
有时候,我们都不说话,只听到大家做活时发出的声音此起彼伏。细微的声响,在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每个人都埋头做活,时光静静地流逝着,仿佛能够听到时光游走的声音。这样的时候,屋里的气氛并不显得沉闷,反而有一种温馨的感觉。至今我想起那样的一幕,心里面还是暖融融的。汪曾祺说,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。在我的印象中,我家人闲坐的时候很少,我们多半都会做点活计。虽然没有闲坐,但依旧让我们感到灯火可亲。尤其是在冬夜,屋外寒风呼啸,屋内温馨弥漫。昏黄的煤油灯,散发着暖暖的微光。天地寒,围坐暖;寒夜长,灯火亲。那种氛围,让人觉得有一种情谊在屋子里流淌——那是暖暖的亲情在弥漫开来。

劳动结束后,父亲和母亲收拾场地,母亲还会清点一下我和哥哥的劳动成果。我和哥哥都很兴奋,不停地说着笑着,屋子里显得热闹了起来。炉火上烤着红薯和花生,劳动结束的时候已经熟了,香气四溢,正好用这些美食奖赏我们。这些美食带了奖赏的色彩,显得格外美味。父亲和母亲很少跟我们讲大道理,不过他们用身教的形式告诉我们:人活着的根本是劳动,只有劳动才能获得生命的充实感和愉悦感。

漫漫冬夜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干活的场景,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。我们度过了一个个寒冷的夜晚,感受到的却是温暖。寒夜长,灯火亲;人生短,亲情暖。

冰花之舞

李海波(安徽) 摄



新年旧念

郭华悦(福建)

临近年底,新年的脚步近在咫尺。可于我而言,此时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新,也在于“旧”字。

这“旧”字,首先是旧书。岁末年初,收拾旧书,成了我年年不变的习惯。这些年来,也时不时买书。但每次逛书店,最能引起我关注的,还是旧书。所谓的旧书,主要是指以前学者们的经典之作。如今的快餐文化,愈发衬托出“旧书”的可贵。

正因可贵,每年的辞旧迎新之际,整理旧书也就显得尤为重要。把老书翻出来,一本本翻着,拭去上面的灰尘,还书本来的面

目。有些书,虽古旧,反倒有着一股人味儿;还有的书,是旧书新版,也别有一番趣味。看着旧书,如同他乡遇故知,总有着难以言喻的亲切。

除了旧书,还有一样,就是旧物。

家里有一个小小的杂物间。杂物间里,有我大学时代的笔记,那上面密密麻麻都是我的笔迹;有哥哥当兵时的衣服,有父亲抽过的一个个烟盒,整整齐齐地叠成一座小山……

越是辞旧迎新,我就越是怀念那些记载着过往岁月的旧物。挑

一个空闲的下午,躺在杂物间的摇椅上,泡杯茶,翻看着家人的照片,还有那些林林总总的旧物什,一遍遍温着家人们成长的轨迹,那是一种难得的感动和幸福。

这“旧”字,不仅有物,还有人。新的年,却得和旧的人,一起过,才够味道。和一群未曾深交的人,闹哄哄一起迎新年,只不过是人云亦云地走过场。年,是新的好;人,却是旧的知心。

岁末年初,少不了会会故交。人的一辈子,有知己几个,便已足矣。清茶一盏,娓娓闲话,胜过人间风景无数。同样,亲情如酒,

越是历经岁月,越是醇香迷人。老夫老妻和老父母,那都是岁月里沉淀下来的美丽风景。

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,别人的眼光都是往前看,带着憧憬与希望,盼着新的人和事能在来年光临。而我却恰恰相反,衣不如新,人不如故,书如故人,人如老酒,越是古旧,里头沉淀的时光就越是令人沉醉。

新的一年,来了又去。静看花开花落,才能领略“旧”字之中,自有一方静谧的天地。感叹之余,也更能体会到时光如梭中,新年之“旧”的可贵与难得。

一箱乡愁

赵自力(湖北)

这个季节,街上吃烤红薯的格外多,满大街飘着的都是红薯的香。那香味浓浓的直往鼻孔里钻,经不住诱惑的我也买了一个尝尝,味道还可以,但总感觉没有老家的那个味儿。

红薯在老家又叫苕,我们是吃着红苕长大的。那时候粮食紧张,苕因为高产好吃,家家户户每年都要种很多。后来条件好了,人们还是习惯种点,红薯无论是煮稀饭,还是烤着吃,味道都特别好。

我和妹妹读小学时,每天的任务就是煮一小锅苕,吃不了的

就喂猪。那些土里土气的苕,不仅喂养着我们长大,也把猪喂得肥肥的。也许,这也是多年来我对老家的难以忘怀的原因吧。

参加工作后,我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上班,除了春节回趟老家外,几乎很少回家。

在外呆的时间长了,就有点想家,特别是冬天里想念老家的苕。那滋养我们长大的苕,似乎嵌进了灵魂里,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。父母为了让我过年时能吃上苕,专门请人在后山上挖了石洞,把一袋一袋的苕储藏起来,所以每年春节回老家,我都要带些苕走。

今年的“双十二”刚过,几乎每天都有我的快递,我忙得不亦乐乎。有天快递小哥搬下一个纸箱,让我签收。

正当我拿起笔习惯性地签收时,纸箱上的一行字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上面的地址是老家的,难道是家里寄来的?我掂了掂箱子,特别沉,再看纸箱上的厂家,写着某某红苕加工厂,而地址就是老家村里的名字。老家有红苕加工厂了,我怎么不知道。

回到家,带着疑问打开了纸箱,大大小小的红苕装了一整箱,一看就是好吃的模样。“妈,那箱

苕是您寄来的吧。”我赶紧跟母亲打电话。“是呀,你收到了吧。”母亲高兴地说,“村里今年建起了红苕加工厂,我和你父亲在家里就能打打工,挣点零用钱,还有就是现在快递非常方便,打个电话就有人来上门取件。”母亲显得非常高兴,说了一大通话。末了,母亲欣慰地说:“吃完了还有,随时可以寄给你。”

我把母亲快递的苕洗净蒸好,香气在屋里弥漫开来。我小口地吃着,品尝着老家乡愁的味道。老家的苕,慰藉着我的思乡之情。

奶奶的谜语

郭丹东(江苏)

我小的时候,奶奶经常说谜语让我猜。她用地道的河南方言讲出来的谜语,抑韵好听,给我的童年增添了一层奇幻色彩。

有天晚上睡觉前,我跟奶奶说:“奶奶,好无聊,我想听故事。”奶奶说:“不如今天来猜谜语吧!”说着,奶奶拿起针锥,一边挑着煤油灯芯,一边念念有词:“清水滴滴,白蛇过江,一朵莲花,插到岸上。你猜是啥?”

我睁大眼睛,看了看煤油灯说:“火苗。”奶奶摇了摇头示意让我再猜。我疑惑地问:“火苗在煤油灯上跳跃,不是白蛇过江吗?”奶奶起身,把煤油灯芯拿出,一段白色的棉絮被带了出来:“这才是白蛇过江。”她又指着跳跃的火苗说:“这是莲花。”我恍然大悟,原来谜底是煤油灯。

要睡觉了,奶奶一边脱鞋一边问我:“一对鸳鸯就地飞,白天饱来晚上饥。是啥?”见我想了半天还想不出来,她就提示说答案就在屋里。我百思不得其解,准备放弃时,奶奶才不紧不慢地说:“是鞋呀。”我一愣,顿时明白过来:白天人穿着鞋,所以它是“饱”的。到了晚上,人脱了鞋睡觉,鞋空了,不就是“饿”了嘛!

我嚷嚷着要奶奶再讲一个。奶奶说:“捆住,跑了。解开,倒了。这是啥?”我想了一会儿说是老母鸡。奶奶摇摇头让我再猜,并提示说答案就在这屋里。我奇怪地问:“老母鸡捆起来不是就跑不了了?”

“是呀,老母鸡捆住就跑不了,可这东西捆住就跑了。”我抱着双脚坐在床上,想啊想,怎么都想不出来。奶奶看我实在想不出来了才说是人,见我一脸不解,她继续说道:“人捆上裤腰带就跑到地里干活了,解开裤腰带就躺下睡觉了。”想明白后,我顿时哈哈大笑起来。

有一天,奶奶带着我去地里摘棉花,她边摘边说:“青丝绿叶满树桃,外长骨头里长毛,一日等到毛炸了,里长骨头外长毛。猜猜这是啥?”我朝四周一看,立即明白了:“是棉铃!因为棉铃还没长开时像桃子,等它一熟,壳炸开了,里面的棉花裹住外面的壳,就是‘里长骨头外长毛’了。”奶奶听后立刻给我竖起了大拇指。

奶奶的谜语不仅有趣还有味,平日不起眼的物件,经她用谜语“包装”后,立刻就丰富多彩起来。这种趣味深深植在我的心里,如今我已而立,仍然难以忘怀。